

沧州地区中青年作家小说集

明天 依旧要远行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

明 天 依 旧 要 远 行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明天依旧要远行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

(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)

石家庄塔冢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4.75印张 4插页 353千字

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河北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00册

I S B N 7—5059—0233—4/I 147

(统一书号：F0359·1203) 定价：3.10元

目 录

李 泗

月照青溪水..... 3

风流的农村姑娘羊小婵..... 15

阎国瑞

猎 狼..... 83

这就是地下的人..... 90

十年一觉钓龟梦..... 104

孙柏昌

柳荫里，飘着一面杏黄旗..... 119

可 华

猎狐记..... 137

儿大不由爷..... 158

何香久

熬 鹰..... 195

老鸽接枝..... 209

绿 岛..... 225

李 子

- 羊.....239
呵，干枯的小河.....251

田松林

- “弥勒佛”和我媳妇.....269
收螃蟹的季节.....278

闻 章

- “胜利”号车队.....295
会唱歌的白灵鸟.....308

李炳莹

- 心 愿.....321

张逢春

- 回黄转绿.....331

南虎员

- 明天依旧要远行.....347
青溪月.....359

崔兴林

- 三等烟民.....369

吴俊泉

花香从对岸飘来.....377

韩仲义

水晶女儿心.....395

宋嘉雄

张志欣

破阵子（中篇电影小说）.....409



李 泗

■ 月照清溪水

■ 风流的农村

姑娘羊小蝉

【作家自传】

李泗，一九五四年生，河北肃宁人。高中毕业后去部队服役，复员后在河间气象站工作，八〇年调河间县文化馆，八四年十一月入河北省文学院学习。喜欢读书，喜欢种菜种瓜种花，喜欢收集古钱币，同时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文学创作，自一九八〇年发表第一篇小说以来，已发表中篇小说四部、短篇小说近三十篇，计四十万字。其中短篇《月照青溪水》获河北省首届文艺振兴奖。

文字清丽、民族性、幽淡的怀乡情绪，是他写作的追求。

月照青溪水

苔痕幽绿的石隙中，淌出细细的水流。许多叶儿，或是谢了的野菊，落到水流里，一同穿过松木林子和山杏棵，到了坳深处的草帘村，水多了，形成了一条溪，绕了几个弯，在一片紫气升袅的涧尾处不见了。据说，溪水流到了山外。

草帘村到山外，要走几乎一天的路程。那天，县文教局的蒋干事给我担着行李，和我一步一磴地挨到草帘村的时候，阳婆已经落山了，只留下半天五彩缤纷的云。

草帘村不大，六、七十户人家，却散住在四里长的一条坳内。坳内长满了树，溪水从房屋和树根旁淌过，给人投来清爽的凉意。房东汪大爷，一家住在校舍后面的三间北房里，房前，有一棚茂盛的山葡萄。我与房东一家就在山葡萄架下烧饭和吃饭。

汪大爷家一共四口人，老两口儿，一个十一、二岁的儿子，叫桃哥，还有一个大女儿，叫杏妹。杏妹去姑母家了，所以我来了几日，还未见到过她。

山里的早晨是极美的，每天我都起得很早，呼吸着湿润润的隐着甜意的空气。也许还会觅来几行诗句。葡萄架下飘出炊烟，大娘在做饭。那十一、二岁的桃哥就在溪旁耍几只山羊，或是来跟我闲话。大爷上林子了，每天他都要早早地到林子里去。他是护林员。

不过，今天他没去。看得出，他很高兴。今日就要开学了，这是草帘村有史以来的第一所学校，村里的人们都很高兴。昨晚几位长辈拉我喝了酒。月下的溪旁不时响起少女的歌声，到处有孩子在笑。我真激动，我受到了一种真诚的尊敬！我暗暗下决心，一定要好好工作。此刻，我坐在溪旁的一块大青石上，翻开笔记，认真准备着我的第一堂课。

东方那边山的空处红了，太阳快升了，青山因此显得分外苍碧，鸟雀鸣得更欢。

“你是新来的老师？”

蓦地，身后传来一声清脆的唤。我忙转过头。面前，站着一位细苗苗的姑娘，辫子垂在胸侧，一双大眼睛溪水般明澈美丽，袖口儿有些短了的腕上，挽着一个小小的红荆篮儿。

“听爹说了，你住在俺家。”说罢，她蹲在溪边，把篮儿放进水里。呀，那是一篮肥嫩的香菇。

我猜，她一准儿是汪大爷的女儿。我笑笑，问：“你……是杏妹？”

她点点颔儿，也笑了，一双手灵巧地洗着香菇。

我又问：“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

“摸黑儿。”她的大眼睛看看我，见我露出疑惑，解释说：“天上有月老母儿亮着。”

哦，难怪我在昨天睡前还未见到她。山里的夜路是很难走的，然而，昨晚的确有着很美的月亮。

溪水淌着，她依旧洗着香菇，头微垂，不再说话。我望望身后的葡萄棚，那儿好象刚刚冒起的炊烟，时辰还早呢，我只好又寻来一句话：

“很远吧？”

“什么很远吧？”

“离你姑姑家？”

“嗯，二十里路呢，可咱草帘村要办学校的事儿，风也早吹过去了。”杏妹把辫子甩到身后，眼神盯住我，兴奋地接着说：“他们都馋啦！姑家也要把大娃送来识字呢，山里人要念书了，神爷爷都没梦过。”

她脆脆的话，象甘甜的泉，缓缓地沁入我的心脾。我又激动了，感到责任重大，更感到山里是确确实实地需要我来的。刚到县里的时候，蒋干事对我说，到草帘村去吧，那儿几辈子难得碰上一个识字的，娃娃们想念书，到最近的公社学校去也要走半天路。当时我有些犹豫，因为我对山是陌生的。我给留校的娟凤写了信，把情况都说了，她却很同意我去。蒋干事也说，放心，不会让你待很久的，你跟娟凤结婚前一定把你调回来。

其实，我倒不是怕进山，只是担心……担心什么呢，现在什么也用不着担心了，这里很美，我非常满意。村里人，那些听说要上学而兴奋得欢蹦乱跳的孩子，还有房东一家，桃哥，以及刚刚认识的杏妹，都使我感到亲切，象是亲人。

“老师，回去吧，饭许快好了。”杏妹轻轻说话了，打断了我的遐想。

我站起身，她走在前，用石子砌成的小路染着青苔。

吃饭了，饭菜照样很丰盛，昨晚的木耳野兔肉还有许多，汪大爷家自己酿得果子酒是喝不完的。今天早晨，还特意炒了一盘山芹香菇和一碗腌鹿脯。葡萄架下飘散着浓香，我们围坐在用

来当饭桌的大青石周围，一边吃，一边闲话。汪大爷和大娘、桃哥，不时的问山外的事情。杏妹的问话少些，可是，当我说山里比山外美丽时，她默笑了许久。

饭刚刚用罢，上学的孩子就跟着大人们络绎地来了。院里顿时显得很热闹。山里的孩子是老实的，他们羞怯地躲在大人们身后，但看得出来，都非常喜悦，大人们也乐。我招呼孩子们进了教室。这是汪大爷家原来放器物的一间大房子。孩子们新奇地东张西望，大人们也不走，挤在门口窗前，我干脆请他们进来，他们都笑着不肯。

我开始上课了，先介绍了自己和认识了学生，然后发了课本，接着讲读书的意义，讲我们的国家要富强就必需有文化，讲读书可以更好地搞建设，还举了一些生动的例子。孩子们入迷了，大人们仿佛也很感兴趣。

上午一共三节课，放学了，学生们不大好意思地说句我刚刚教会的“老师再见”，就跟着大人们蹦跳着走了。我深深地吁了口气，虽说毕业前曾在市里的一所重点小学实习了一个学期，但我觉得教这儿的孩子并不轻松，他们年龄不同，智力也不同，大的十五、六岁了，小的才七岁。象桃哥这样十一、二岁的占多数，看来也最贪玩和顽皮，我暗暗笑笑，觉得今后的路应该认真地走，并不见得是容易的。

想着，我走出教室，教室前有几棵枝叶繁茂的白果树，杏妹正坐在树下，用针缝着一件绛色的上衣。她见我出来，笑着对我说：

“老师，你讲得真好。”

我说：“你听见了？”

她点点头，说：“我听了一头晌，俺爹要不是去袜子，也要听到茶冷呢。”

我客气地说：“我刚刚毕业，没有什么教学经验，讲得不好。”

她说：“老师，看你说的，俺们到死，也学不成你这样子。”

我赶紧说：“哪能呢，这儿的孩子们很聪明。”

她一抿嘴儿，冲我微微一笑，脸却腾地红了。她用脚在地上涂了几下，拣起一个树枝，画着，问：“老师，这样写对么？”

我近前一看，呵，是“天天向上”几个字。这是我上午教给孩子们的第一节语文课的内容。

我问：“你喜欢认字么？”

她摇摇头：“俺认字有什么用，只是觉得……挺叫人欢喜的。”

“那我上课的时候，你也可以进去听听。”

“白天哪有那么多空闲呀。”

“晚上我教你。”我真诚地说。

“不，让桃哥教俺怕就足够了。”说着，她站起身，道：“老师，吃饭去吧，学娃们缠了一头晌，早该饿了。”

二

下了一场大雨，溪里的水多了起来，可是溪边的青石和草棵中，那些到处乱爬的小石蟹却明显的少了。秋天来了。

山里的秋天是很令人兴奋的，色彩斑斓绚丽，满山都是将熟的果子。杏妹说，过些天放秋假我回城去的时候，正好带着栗子和山里红。

我当真在安排回程了。下星期开始，学校要放三十天秋假，我给娟凤准备了一只毛茸茸的松鼠，这是桃哥逮的，她最喜欢小动物，我把这消息早早地写信告诉了娟凤。

她对山里也感兴趣了，我把这儿的一切都写给了她，写山，写溪水，写孩子们是多么听话，上个月我就分头加班补课，把其

中七、八个学习速度快的孩子调成了二年级。孩子们淳朴，也乖，有一回我感冒了，烧得厉害，他们一边吓得哭，一边到处去给我寻好吃的东西。当然，最应该感谢的是汪大爷一家，是杏妹！那次得病，汪大爷连夜采来草药，杏妹煎好了，调上枣花蜜扶我喝下；杏妹还整天守着，用蘸着溪水的湿毛巾敷去我额上的热。我流泪了。其实，我们早就跟一家人差不多了，衣服一换下，杏妹就拿去洗了，我也学会了做山里的一些活，象砍柴和收玉米……总之，我来山里的这三个月，是非常愉快的。

娟凤似乎有些嫉妒，今天她来信说，无论怎样愉快，放秋假一定要回来看她。我当然同意，吃罢晚饭，我回屋给她写信。

信写得很长，照旧抄录了一些莎士比亚的语句。写完后，月亮升起来了，这是一轮很圆的月，我突然想到月下的溪旁准是很令人惬意的，我决定到溪边坐一会儿。

溪边染着雨痕，湿漉漉的。溪水在月的清辉下闪着莹莹的光。我发现，不远，在一处被石头挤得汨汨作响的溪水旁，杏妹正洗衣服，她没看见我，独自轻轻地哼着歌——

“一水流到一山外，

樵哥哥呀去卖柴，

从早儿盼到月亮升，

樵哥给俺买锬儿呀买锬儿来……”

山里的姑娘喜欢唱歌，她们往往唱一些祖辈传下来的歌，曲调优美，很动听。我不想打扰杏妹，我愿意她继续唱下去，可是，她不唱了。沿着溪走过来一个瘦小的身影，杏妹正迎着那身影站起来。

“谁呀？”杏妹问了。

“我。”瘦小的身影答。我听出来了，是核柱，我的最小的学生，刚刚七岁，他住在坳的尽头，离这儿有四里路，这么晚了，

他来干什么？我走了过去。

核柱看见我了，喊：“老师！”

杏妹也惊讶地喊：“是你？老师，你早在这儿？”

我点点头，问核柱：“你来干什么？”

核柱右手举过一个小篮子：“俺家炖了几只小公鸡，爹让给老师送一只来。”

我急了：“不是不让你们送东西吗？黑灯瞎火，这么远的山路，出了事儿怎么办！”

核柱低下头，呐呐道：“爹让明天送，可俺……”

我更急了：“怎么，你爹娘不知道？”

“嗯。”

真叫人担心！虽然听说这几年没有凶猛的大野兽了，可是——
顾不得多想。我一把拉住核柱的手，说：“走，我送你回去。”

杏妹喊：“等等！”说着，她接过核柱的那个篮子，说：“一块儿去。”

“你——”

“俺比你路熟。”她说。

夜晚的山路很难走，好在有一轮皎洁的月。

回来的路上，杏妹似乎很高兴，她嘴里哼着歌儿。

我说：“你唱得满好听呀。”

“好听？”

“好听。”

她又唱起来了，这回，唱得很真切：

“天上仙女住月宫，

地上有棵长青藤，

樵哥要寻天仙女，

顺藤爬到月母宫。”

我笑了：“可以上电影了。”

她说：“老师，你笑话俺。”

我说：“不是，电影上的歌有的并不好听”。

她说：“可电影挺叫人欢喜的。”

我说：“听公社的人讲，明年就要修通山里的路了，要把木材和山货运出去，那时候，闹不好天天有电影放。”

她兴奋地道：“那时候，草帘村也会通汽车啦！”

我说：“嗯。”

她问：“那，老师，俺山里越来越好，你还走么？”

我奇怪地问：“我什么时候说走啦？”

她笑了，不说话了，好象在思考着什么。

穿过一片浓黛幽幽的树林，我们开始顺着溪水走。四下一片月辉，虫类啾啾，细雨般地鸣着，偶尔也有犬吠。杏妹突然站住了，她压低嗓音喊：“老师！”

我觉得她的声音有些异样，忙停住脚，问：“怎么啦？”

她的一双大眼睛闪着美丽的光，一眨不眨地望着我。我又问：“杏妹，怎么啦？”

我话音未落，她已经猛地扑到了我的怀里，带过一泓灼人的热！我慌了，顿时不知所措。我一边下意识地躲，一边急促地道：“杏妹！你……怎么……”

她不说话，把头埋在我胸前，偎得更紧了。我的意识开始清醒，有些恼火，这算什么呀！我一把推开了她——可能是用力过大，她往后趔趄了几步，几乎跌倒，她受惊地望着我，两只大眼睛圆圆的，泪水很快流下来了。接着，她头一低，匆匆地往前跑去。

前面，碎碎的，响起踩水的声音，我知道，她一定是滑到溪里了。

我心烦意乱，独自慢慢地往回挪。这是我根本没有料到的事。我怀疑我做错了什么。进山三个月了，一切都是正常的，只是她喜欢识字，我也乐意教她，她经常一动不动地坐在我桌旁，听我教她认字。她很聪明，能读课文了，可我怎么也没想到会发展成现在这样儿！是的，山里的姑娘性子野，但却淳朴、善良，我想起沈从文笔下描写的那些山村姑娘，她们天真，俨然如一只小兽物，那么乖，从不想到残忍事情，遇到生疏的人，便把光光的眼睛望着陌生人，作成随时都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；但明白了面前的人是可以信赖的甚至是可以爱慕的话，就会大胆地真诚地走到你身旁，向你捧出她的心！

杏妹就是这样的。山里人从来没有深问客人家世的习惯，她们一家只知道我还没有结婚，不晓得我已经有了未婚妻。

我默默地往回走，心绪繁杂。

到家了，当我准备推门进屋的时候，我仿佛听到了杏妹在低低地啜泣。

月隐进了云里。

三

第二天早晨，我醒得很晚。起来后，饭菜已经烧熟了。我象做错了什么事情，心怦怦跳，低着头，偷偷瞥了一下杏妹；她的眼睛哭得微红，望都不望我一眼，把饭菜摆到青石桌上，就退回屋去了。

汪大爷说：“老师，快吃吧。”

汪大娘说：“吃吧，不用等杏妹，她说不大舒坦，掉泪淌河的，早上都懒得起呢。”

我清楚是怎样一回事儿，不语，默默地吃饭。